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鄖溪集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馬履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錄監生臣黄鐘

謄錄監生臣嵇承羣

謄錄監生臣吴壽康

欽定四庫全書

鄖溪集卷二十一

宋 鄭獬 撰

墓誌銘

衛尉少卿劉公墓誌銘

衛尉少卿劉公既卒之明年二月甲子將葬于潤州之延陵縣其原其孤凱列公之美行馳私奴趨京師請銘於著作郎鄭某於是考公之遺録而嘆曰嗚呼劉公可銘也夫公諱忠順字某贈刑部侍郎諱簡之子其曾大

父諱崇魯仕江南李氏宣州觀察推官大父諱晟公以明經賜第補潭州攸縣尉江寧府句容尉丞相王欽若言公之能遂為句容令改大理丞知江州之德安資州之資陽縣三遷國子博士通判袁州權知建昌軍選為三門發運判官又三遷駕部員外郎連刺解坊邢三郡用三司使王拱辰薦入為度支判官出為夔州路轉運使賜金魚紫袍又徙兩浙路遷主客金部司勲郎中知蔡州改衛尉少卿知泉州移福州坐失所舉奪卿罷歸

延陵嘉祐四年上親享太廟復用為司勲郎中公曰吾老矣烏能以白髮浼外庭遂不起後二年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五公樂易而愛人君子人也為治寛而不廢察獄必盡其恕疑者嘗抵于輕初為資陽邑有史氏田自唐時以葬貧死者歲久豪猾稍盜耕之減冢萬餘公収掩遺骸盡斥耕者復取為葬田邑人懐感及在建昌暴水夜至壊民舍公募工操舟以援其溺處之署内朝哺夜眠如其故廬死弔祭藏瘞又以庫錢給其家發

官粟及富民所畜悉以糶飢者活數十萬人其最後居夔州以南川溱溪諸郡皆用黔中吏為守垂涎相殘類為不法惡民得以伏山林挾羣獠入刼無歲無之公既至即出兵至境呼其酋人告之曰宜悉縛惡民送府我言於天子赦汝罪不則盡滅汝種酋人畏恐皆聽命公遂言羣獠為盜過在惡民可赦不問而南川繚邊獨不擇守臣宜詢用武人提兵以鄣南服朝廷用其議公又以天子之命召酋人宥之刲羊釃酒與之燕樂皆呼舞

出誓言願世世保邊由是姦宄盡破壞遠民蘇息公之治狀類若此者多其縣主於仁愛宜其有厚報於富貴以遂其功晩而運蹇卒以窮廢家貧借屋以居旁無長物予嘗憂之數遣書致問而公方飲酒嘯歌自放乎田野間其心休休然若據大廈味九鼎前有鼓鐘金石嘈嘈樂而不厭者則予又為之釋然喜笑何其有餘裕哉公能為神仙引導熊蹲虎躍之術顔髪甚壯嘗過宛丘以語予而予未之能志也悲夫娶長安縣君張氏子男

夙故江寧府溧水簿凱漳州漳浦簿純忠州豐都簿統
虔州信豐簿長女早世次適都官員外郎臧論道次適
南康軍星子令李賓王次在室銘曰恂恂劉公不劌其
剛力於厚下有發惟臧還田壠丘義感過兒汝孰為弱
方桴子之汝孰為飢裹粟徃飴蠻夫嚚邊攜其符于吏
刈其孽牙靡耳以隨惟公有為俾民是宜胡然聱牙老
於故居食無腴田處無完廬我施維豐我行維屯不饗
於身利其子孫

尚書都官郎中吳君墓誌銘

君諱僅字庶幾天聖五年進士擢第歷歸州推官定國軍節度推官大理寺丞知江州德安綿州彰明二縣饒池等州提舉鑄錢事道判婺州君廉悍於事無所顧避嘗嘗有芒角在彰明時韓丞相使蜀知君才郡縣宽訟多以屬君蜀人訴鹽井雖泉涸官猶捕繫責課入至壞產或榜死獄中不得免君請更法泉竭鹽不出則官閉其井人獲利焉嘉州王蒙正有美田居木川肥腴甲西

蜀其祖方與昆弟居獨遺言付蒙正之父族人數訟不平官司莫能決君以為祖有昆弟在安得專為遺言析其田均受之訴者感涕為君作生祠曰用以報吳君也是時蒙正連外戚氣勢能傾動人而君一斷以法韓丞相尤喜以為難也翰林宋公祁提舉在京諸庫務薦君為屬官羣司狃于廢墮上下蓋覆一切闒曶不問以為大體君佐宋公為治披姦搜蠹窮其根穴收什包羅尺寸無所漏失主吏怵惕始知有公法老人至今有能言

宋公時事者維君有助焉選知開封縣中貴人常遣吏持公移訴某事君曰中貴人誠貴重然所訴乃私事尚得為公移耶箠其吏遣之貴家游觀多借縣民牛有干君者君曰吾家鄱陽乃有牛遠不能致奈何竟不與于是莫能有撓縣者君平生所持皆如此與人聱牙常不合而卒亦用此取困及為楚州愈厲刻自信不肯隨衆楚為東南衝舟車日叩境接賂不得休息前為守者率置民事專治賔客君輙謝罷孤坐聽民事賔客至者雖

烜赫巨官餉之壺酒盤飧而已未嘗留連歌呼醉飲以結恩意往來者皆索莫遂得毁言又與提點刑獄持曲直相排擊由是被謫降監池州酒知君者為君咨嗟而嘆息也以親嫌不之官歸京師朝廷復欲擕挈用君以君使江南督責有勞復君職任韓丞相為山陵使又以君營繕下宫還至汜水縣得疾卒嘉祐八年某月日也享年六十二君饒州鄱陽人曾祖延進祖承鑑考宗右歷三世不得仕至君登第由大理寺丞三遷至屯田員

外郎由員外郎四遷至都官郎中服五品服追贈其考
太常少卿妣某氏某縣太君男有官女嫁仕籍虞部員
外郎周偕試校書郎劉凱大理評事章祐之秘書丞髙
照皆其婿也初娶江夏黄氏又娶清河張氏廣平宋氏
封德安縣君今夫人麻氏封金華縣君子四人知損某
官知白某官知讓知和女一人尚幼其葬在饒州鄱陽
縣懷仁鄉某原日用治平元年十月某甲子銘曰世之
喑噫孰疵其為揭負而呼衆乃驚疑虎以鬬傷不如童

慶嗟嗟夫子宜其阽危毁謷不公不獲於時告諸大幽俾觀我辭

户部員外郎直昭文館知桂州吳公墓誌銘

公諱及字幾道嘉祐中為審刑院詳議官於時仁宗春秋浸高國嗣未立宦官猥多公歎曰吾於此豈得默耶即疏言古者重絶人之世故去肉刑不用令閹人多取他人子腐之蕃其黨是宫刑復用也傷絶莫甚焉宜稍為條禁則上天報貺宜有文王百男之慶蓋不夭胎不

毀卵鳳凰至重其類也仁宗異之以為言者未嘗有此論也頃之諫官缺仁宗謂執政曰可除吳某時公已丁中允君憂去職服闋即除祕閣校理月餘遂拜右正言於是公復言陛下未有太子朝廷羣臣相與為諱而不言陛下不於此時早定他日使異姓生心非至計也願擇宗室之賢者而立之天下知有所奉則孰敢有揺足而上下者哉仁宗由此感悟其後二年遂以主上入繼公又請責二府以實効去虛名苟簡之政用李吉甫裴

垍故事俾選用天下豪俊有不職者斥罷之擇賢將帥以肅軍法而繩墮卒刺史縣令有治最者可褒進以勸良吏宫掖掃除之臣宜依開寶詔書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裁減諸司浮費更定任子令諸所論奏事甚多其家所藏藁尚存二百餘紙朝廷稱之然亦用此取嫉於人磁湖程氏以冶鑄世得一官言者以為幸請罷之公以謂程氏於國興利不宜罷與議者亦不合遂以工部員外郎出知廬州公既去朝廷究其事卒以公議為

是而賜程氏官治廬之三月五峒蠻冦欽州邊兵屢戰
没乃進公户部員外郎直昭文館知桂州經畧廣西事
公至則搜其利害無所遺落瘡痍之士皆起以奮始築
州城鑿甘棠水以注壕繚邊之地障塞完固蠻人納土
請吏特摩安南皆來獻踰明年得暴疾以卒年四十九
嘉祐壬寅九月某日也公初年十七中進士第為楚州
鹽城簿邑人以少年視公公至邑與令爭民事可否令
數絀伏邑人驚曰是少年簿可畏哉其後為福州候官

尉知秀州華亭俱有能名侯官民忮狠與仇家鬬自飲鼠莽而死仇家因抵法官司雖明知莫能辨蓋習之已久公折其獄仇家勿論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七郡被誣者皆得活而毒死者遂絶人謂公之德施於閩越無窮矣在華亭緣海築提百餘里得美田萬餘頃歲出穀數十萬斛民于今食其利大理寺嘗奏公為檢法官持法尤平三司請重鑄錢法至死判審刑者主之公獨爭為不可判刑恚曰立天下法豈由一檢法耶

公曰法者天下法衆所不欲而執事獨欲之立天下法又豈獨由執事耶判刑者竟不能奪公得仕雖早而進用絶晩既用矣還復斥去遂至於死然其所施設亦可槩見嗚呼使予之述止於是而已乎公姓呉氏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公在朝累贈太子中允自曾大父以上居金陵至大父徙于通州而再世葬通至公之喪不克歸别葬于揚州廣陵縣某原其後遂為廣陵人乎初娶太常博士趙某之女再娶比部員外郎劉某之

女為保寧縣君子寛甫太廟齋郎長女適進士李南季次適泗州盱眙簿趙覿一男二女尚幼其葬在治平乙巳某月日銘曰吳在金陵黜於世衰既極而復自公發之再世葬通祔土累累公歿桂林素棺南來鄉老引紼請公葬歸乃葬廣陵在淮右山孔子稱賢嬴博之間古有冐銘維公方之不騫不滅萬世藏之

尚書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世之所謂長厚君子者予嘗得而拜之及其死也予嘗

得而銘之今夫子之銘王公也王公爲外郎時在京師

予與常山董伋往拜而丈事焉王公之爲人恂恂而謹

雖對妾隸肅然有禮而加愛焉其爲政尚恕民之飢者

發粟以食之屬吏有過專爲諱匿而終不肯發其所施

設無甚異於人至其久則吏民習服而益親向之人謂

公曰今之爲吏者屹屹以爲強揭揭以爲察橫羅旁擊

不較曲直攘取世俗之譽以取貴仕公亦以少厲爪距

以自奮公笑曰人耳人耳奚異於我哉吾豈忍殺人以

自售耶言者慙伏嗚呼非所謂長厚君子者耶公之初登進士第再調潭州司理參軍湘鄉有盜五人已具獄當死公覆之曰此非盜也窮之果然已而亦獲真盜醴陵富民殺人邑胥受賕執其佃客客被掠自誣服叩頭乞死公視之惻然取案熟讀有缺其日月而忘填者公曰吾無疑矣於是盡發其姦狀上官聞之爭薦其能及滿法當遷而得職官翰林胥公偃掌選言於上曰王某嘗活寃人宜有以進秩遂改大理寺丞知興國軍永興

縣再徙潭州通判猺人為寇公調發糧餉師得宿飽安撫使以聞乃知臨江軍又移吉州信州七遷尚書郎中公時已老矣而新安太夫人猶在堂乞監同安靈仙觀以便安養歲餘太夫人卒公侍靈輿歸豫章白髮扶杖哀慕如孺子因得疾以嘉祐七年六月八日終於家享壽七十五諱固字伯充其先居南康之建昌五代兵亂徙於豫章之分寧自曾祖而來世以儒名家而未嘗得仕李氏既入朝公之伯祖某始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五

於時太宗皇帝兼用才武取人見公狀貌眇然不稱所
聞因罷去遂終身不復出伯父某亦以文學老於鄉里
公以再世不顯因刻厲讀書終以成名焉曾王父諱某
王父諱某考諱某以公贈光祿少卿母游氏馮翊縣太
君繼母章氏新安縣太君娶祝氏河南縣君男五人建
中筠州司户叅軍黄中太廟齋郎早世莘純中俱登進
士第莘饒州餘干縣尉純中眉州桃源令三女皆適士
人孫十九人曾孫四人蕃衍成就其亦有顯者歟初河

南之葬公自理穴曰吾將處此遂以其年九月某日葬於分寧縣仁義鄉礫頭原從其志也銘曰煜煜而燔者吾知其為光閴閴而震者吾知其為聲惟固守於内者不耀而鳴徳既老而益成嗚呼何哉豈為善而不近名歿而可祀為鄉先生者耶

殿中丞魯君墓誌銘

君諱宗顔字潛甫贈太保某之曾孫贈太傅諱某之孫贈太師諱某之子參知政事贈某官肅簡公諱某之季

弟曾氏世為青州壽光人既仕而徙居於亳君與肅簡俱為進士肅簡既登科入朝浸以顯貴而君猶困於有司廼益治田為生事以佐其家故肅簡為大臣得以畧去私計而專意於朝廷者君實有助焉肅簡深念之將致之於禄仕君固辭曰願進諸族之甚貧者肅簡益以為賢而君遂以布衣終于家享年四十六肅簡廼任其子有開為將作監主簿今為比部員外郎君用有開之恩亦贈殿中丞嵗時薦享君以殿中丞繼太師而北向

有開朱袍銀魚奉祀諸孫執事拜伏趨走滿前魯氏榮之然君嘗居臨淮多施予臨淮人見君出入皆敬愛之以為長者人也則雖不及享一時之報而終能被後世之澤也亦宜哉有開以某年某月歸葬君於鄭州之新鄭縣某原夫人邊氏封仙源縣君一女適少府監馬尋封扶風郡君孫四人皆良子弟也銘曰壅之後決其流必長鬱之後發出而愈光孰謂魯君不實其藏決之發之其出穰穰有子有孫頎頎在行既葬而銘千萬年無

忘

殿中丞鮑君墓誌銘

鮑公諱宗師字從聖再舉進士不中以蔭補常州司户參軍久之用大臣薦改大理寺丞兩遷至殿中丞為人深默而不校泯然若與世相遺者然好讀書無所不記亦未嘗自言人叩問之則纍纍語不絶取書覆視無差者又能治官監睦州酒嘗攝獄官立為辨出冤死者三人為昌化令邑民誣訴于州按之無狀異日民復有犯

公釋之或謂此氓嘗誣公者宜寘以法公曰民雖妄幸已辨矣吾何忍以私忿傷吾民邪其明恕多如此嘉祐七年例得蜀官貧不能具行求監廣州稅既到官日悲吟思歸遂欲解官去親舊勸止之踰二年竟得疾卒于廣州年五十六訃至江陵其甥鄭某哭問故設位奠哭之盡哀其季復遣使來曰從聖葬有期願以銘累甥嗟乎吾舅常以友視我銘之也豈為私于吾舅邪蓋鮑氏出于夏禹之後或居東海泰山間鮑叔始見于齊而昭

以文辭顯于江南公之先乃在會稽豈昭之裔邪然其五世祖君福佐錢氏王吳越及其子修讓俱為吳越相遂為錢塘人修讓生漢文為湖州刺史漢文生仁爽從錢俶歸京師家益衰漢文生當公之考也復仕至職方郎中贈諫議大夫以清名顯于世妣陳氏萬壽縣君公初娶林氏再娶傅氏令夫人亦傅氏其姊也封長安縣君子延早亡次遐年喬年一女適進士黄敏中卒之明年治平丙午正月甲子葬于杭州仁和縣廉讓鄉諫議

之塋次公舉進士時與富丞相聯試席及丞相帥陝西欲公為陜官且將薦引之公終不肯徃人服其有守銘曰我卜我吉利子斯室更萬千年兹銘不復出

贈懷州防禦使河内侯趙公墓誌銘

公諱克賢貴出於宣祖皇帝之後其曾祖曰廷美贈秦王謚曰悼祖曰某贈某官考曰承詡右衛大將軍深州防禦使贈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閬中郡公妣曰崔氏博陵郡君公累官至右監門衛大將軍嘉祐八年九月

甲子以疾卒年二十一詔贈懷州防禦使河内侯以其年十月甲子從葬于汝陰縣某原秦悼王之塋次銘曰

既厚其生不侈以壽彼食藜藿白髮滿首有角去齧蹄者善走又豈必然於何歸咎

贈陳州觀察使趙公墓誌銘

公諱克闢辨道宣祖皇帝之四世孫曾祖諱廷美是為秦悼王悼王生德彛是為潁川郡王潁川生承錫今為雄州防禦使即公之父也公生於富貴家恂恂樂善未

嘗以財為侈亦可尚也已累遷左武衛大將軍建州刺
史嘉祐八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二十八皇帝為之
不視朝詔贈陳州觀察使淮陽侯夫人陳氏陳留縣君
先公而亡一女尚幼以其年十月某日從葬于汝州之
汝陰縣某原秦悼王之塋次銘曰淮陽維膚維履不汙
宜老於紈襦黎顏而居厥室惟虛一女芘如福不漸世
公乎已乎

郡主趙氏墓誌銘

萬年郡主趙氏太祖皇帝之曾孫永興軍節度使越懿王諱德昭之孫威德軍節度使冀康孝王諱惟吉之子妣為譙國夫人杜氏初封福安縣主年十八嫁令濰州防禦使向侯傳範後四十二年以疾終于京師敦義坊之私第享年六十康孝幼為太祖所愛毓于禁中龍輿出則抱之于前民間號公孫太子至真宗時乃出就外邸而主亦生于禁中故其恩禮與宗室諸女絶等矣真宗書其小字賜之語其家曰此女無以妄與人于是得

向偰歸之向偰故丞相魏國文簡公子數治大府有雅
才所與遊皆一時賢士大夫而其自待顧重于繩墨間
猶布衣之士也而主亦能以禮法自約結事姑以孝謹
娣姒稱其順妾御撫以仁烝祭賓友烹溉肴醴之煩縟
必親履之而不厭猶寒家之婦也是以能承向氏之家
而不失魏公之世者以此初上為潁王時娶后于向氏
有詔向偰主婚主悉力佽助無所遺及進見或謂主可
因此時有所謁主曰寧有是耶皇恐稱謝而已先帝亦

欽歎之及有疾上屢遣使挾大醫診視既卒哀惻久之錫以黄金贈賵加等使者臨奠給一品鹵簿以殯于資福浮圖舍熈寧元年八月庚申遂葬于開封縣褒親鄉豐臺里先塋之次子男三人縝國子博士綷右侍禁繪太子右賛善大夫早卒女六人二人早卒次適隴西李侔次適譙國曹諶俱后族也二人尚在室孫男九人女七人銘曰卦于家人風自火出内嚴不犯乃能化物詩之肅雍首乎王姬其教自上四履且儀皇祖之孫有嫗

其美嬪于濰州丞相之子授于公宫我承我師賓豆祭簋罔不祗祗壼德以成有發孰咎濰州之聲韡韡並茂天子維姑先帝維姊中宫維尊叔祖之妣厥初迨終既多受祉哀榮之享實亦絕擬翟車畫扇出送國門秋風八月遂葬高原白玉為泥黄金為土我辭在碑愈久彌固

宋夫人墓誌銘

夫人宋氏其先安陸人自伯祖庠為仁宗宰相遂居京

師令為開封人曾王父諱在中王父諱世基贈殿中丞父京今為尚書比部員外郎母劉氏安定郡君治平三年歸于皇叔右監門衛將軍宗史為吳王之孫而定王允良之子夫人既歸二年以熈寜元年三月丙子以疾卒壽十九歲明年二月十七日葬于河南府永安縣銘曰夫人宋氏安陸之先乃自相國開封以遷世不家食佩紱再傳而生夫人幽閑靜專厥配維何定王之子翟車以歸亦維得止雝雝其儀進饋維時姑嫜則喜盥服

是宜賔客有奉烝嘗禴祠黽勉夙夜曽匪憚為天豈不聰胡啬之壽既實而獲則又奚咎大化拘拘或亟或徐要之終極同於一墟

傅夫人墓誌銘

試將作監主簿向紘之夫人傅氏生於慶歴之丙戌終于治平之丁未為婦二年有二嬰兒踰明年凞寧之戊申八月庚申葬於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豐臺村其曽大父某某官大父某贈某官父求今為龍圖閣學士刑

部侍郎其將葬也向氏之族甚哀之屬予為之銘夫人無墮容無慢德其行已也約其趍事也敏其處家也睦上焉者有以愛之下焉者有以敬之向君由是無内顧之憂而其所履之實如是是可銘也已銘曰結悅兮如歸童容兮倭遟焉已返兮幾時挽素紼兮忽東之汴之流兮祈祈左有隴兮挾以馳日出艮兮奮參旗吁嗟夫人兮藏于斯

鄖溪集卷二十二

宋　鄭獬　撰

墓誌銘

霍國夫人康氏墓誌銘

鎮江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郇國趙公諱允成之夫人康氏治平二年六月某日以疾卒享壽六十七天子震悼輟一日朝詔中貴人護葬事賵賻加等七月某日以一品麾仗鐃吹櫂𦅸於祥符普濟之佛舍越二年八月祔

葬於西都之永安縣邠國之冢次邠公為太宗皇帝之孫魏恭憲王之子故夫人於仁宗皇帝為嫂英宗皇帝為伯母今天子為伯祖母在天族最為尊屬而柔閑淑行與位為稱初邠公之再喪夫人真宗皇帝顧謂近臣曰先帝嘗稱唐肅宗在東宮未有正妃明皇為擇掖庭女賜之而吾宗室婦皆將相大臣家欲以正大夫婦風天下今允成亡其內饋朕豈敢忘先帝語其選勳賢之後以配之於是有司言夫人廷翰之孫有賢德真宗

喜曰朕爲若兒得賢婦矣夫人曾大父諱碩贈左屯衛
大將軍祖磁州防禦使諱廷翰兼西山巡檢使守磁州
十餘年與太原相角而劉繼元不敢馳一騎撓邊磁州
生贈右監門衛大將軍諱仁矩即夫人之考也妣馬氏
扶風縣君夫人年二十歸鄖公方恭憲王被疾執事者
有忤輒氣恚不能平夫人謹事之湯藥食飲不經手不
以進渠渠栗栗愈久而順上下倚以無過既歸七年而
鄖公薨遂專家政凡五十年撫育諸孤皆得成就以婚

以嫁時順禮恊子孫百餘人一之以愛漫無高下屛內
靜嚴不聞有諧笑居閑則為講道古今忠孝事以為富
貴易於沉溺不能矯然自奮於禮義間則覆溢隨之時
時戒飭之故郇公之後多佳公子繇夫人之善教也俸
入甚厚常懼不克曰此農家幾戶之賦而我無功享之
寧不自愧故常推其財以賙其親舊閭疾病則親為製
方藥治之歲市藥至十餘萬錢有不幸則又為買棺柩
衣衾哀卹之甚厚然為人敦靜高聲濯濯有雅操章獻

太后時優待内屬率得遂其私謁獨夫人無有所請仁
宗嘆美之曰數十年間唯康夫人絶無一言及私因勑
魏邸管庫悉專之夫人及其薨其出納劵籍皆可覆視
其持廉類如此初磁州有功在邊而後世益落無震顯
者至夫人之貴康氏由此得仕者凡十二人始封東平
郡君進從霍國為夫人其先蓋出於燕薊而磁州占籍
於開封故夫人為開封人男十人宗顏贈昭信軍節度
使遂國昭裕公宗訥贈安州觀察使安陸侯宗頡贈太

子右司禦率府率宗鼎贈華州觀察使華陰侯宗嚴贈武寧軍節度使彭城郡公宗曽贈安州觀察使安陸侯宗儒贈容州觀察使普寧侯宗仁贈虔州觀察使南昌侯宗輿右侍禁皆先亡宗保出繼昭成太子令為代州防禦使建安郡公夫人之薨建安總其喪事女八人安康郡君適六宅使劉安道安德郡君適西京左藏庫副使張承禧次適左藏庫使張承衎二人為道士玉英仙居縣主號真淨大師玉華真修大師皆先夫人亡餘皆

幼亡孫四十七人仲連右羽林大將軍辰州團練使仲隨右武衛大將軍澧州刺史仲銑右監門衛大將軍仲嬰右羽林衛大將軍單州團練使仲盤右武衛大將軍沂州刺史仲恕右羽林大將軍單州刺史仲防仲噲仲篪仲翁仲鞠仲午仲杵仲丐仲弗仲談仲稜並右千牛衛將軍仲商仲儋並右監門率府率仲速右千牛衛大將軍出繼博平郡王允初為孫仲緘仲喜並贈右屯衛大將軍仲虞仲筠仲丹仲勵仲果仲新並右內率府副

卒皆先亡餘並未名而卒孫女五十三人曽孫二十二
人曽孫女十六人裔孫昌熾蓋可知也然夫人晚年諸
子繼以淪謝哭泣自傷悼不聊遂得疾以薨云銘曰有
定維麟我公之仁金車轔轔賜邑於郇洛爾在庭我有
虎臣有婉其孫維時來嬪來嬪伊何婦事祇祇内治伊
何母教維慈有子有孫佩璲盈門孰為槁暴維言是蹈
居家處朝不侵不驁天居巘巘匪私我諶皇實嘉止於
德斯美孰有寒饑我衆我衣不能以葬發鏑賻之維仁

之施維壽之宜維千維百匪以為耉青松寒靈素紼西去蔚然高丘從公下遊洛川故原鑱此銘言黄金化工此石長存

崔夫人墓誌銘

夫人崔氏初歸大名孫君君諱廣樂安郡王漢韶之後也以故王孫氣義喜俠盡耗其家貲夫人未嘗靳一毫及孫君卒夫人孤居益貧挈二稚兒入京師依姨氏久之姨又卒夫人撫二兒以泣曰吾不忍兒之無以毓也

乃再歸於高密趙君二兒廼得成立長曰勉遂中進士第季曰過尤能苦學朋友推譽之夫人歸趙氏二十六年至其亡如初歸也趙君性髙嚴而夫人能以禮順之諸子不一出而夫人能以愛均之門内族居數十而夫人能以和處之見諸子之為業有所進則喜曰吾持心平是必有陰報在吾子也歸趙氏初生一女適亡其家婦有遺孫已數歳夫人即致已所生於侍者而自收乳其孫侍者不謹所生竟不毓夫人亦無悔言聞者皆歎

以為不可及夫人之卒年五十七以趙君登朝封長安
縣君趙君諱扶仕至屯田員外郎後二年亦卒夫人之
考曰某鄆州中都令母曰范氏乃御史中丞諷之女夫
人於趙氏有三子果卿俊卿皆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葬
於某所祔趙君之塋將葬勉過沿來乞銘某曰予敢不
銘哉銘曰卜之吉筮之又吉千萬年斯安此室

李夫人墓誌銘

尚書比部員外郎魯君之夫人李氏世為汶人駕部員

外郎京之曾孫國子博士定之孫屯田郎中周珣之子夫人年十六歲歸於魯君李氏故為大姓其姑姊妹多嫁於戚里貴人家而魯氏雖嘗為大官顯於世然而魯君蓋儒者也長袍緩帶空坐而談文章此固鼎門之膏粱女子所憎見而夫人之母氏於是大悔之遂奪夫人以歸將以與貴人夫人泣曰寧從書生食藜羹以死不可以有二夫乃去簪珥絕葷茹障一室以獨處游觀之樂不及於里巷如此者凡六年母氏知無可奈何乃復

歸於魯曾氏魯曾君禮之加重焉婦人之生於紈綺間惟富貴之是欲盛服出門冠襦少故則不肯登車羞恚其夫恨不即去之尚肯相從於寂寞之境甘死而不悔者耶若夫人可謂有大節矣夫人善讀傳記見古烈女遺事悚然畏之故其幽閑隱約久而能固者抑有以資取之夫人之卒享年四十二累封壽安縣君四子君産君亮君諤君賓女一人尚幼初夫人被疾累日魯君竭所有市醫藥及其終則又走書丐銘以列於墓則魯君亦能

仁於夫人者矣嘉祐六年某月日葬於某所魯君諱有開字周翰嘗與予同舉進士銘曰世之禁婦厭薄其夫斥而去之如泥在裾穆穆夫人不震不渝既奪六年復歸如初在古烈女可與為徒我鑱大節以羞悍愚

朱夫人墓誌銘

夫人朱氏世居錢塘仕吳越王多至貴官祖某始入宋為供奉官荆南府監利縣廵檢卒於監利因家焉父某居縣以長者稱夫人年十九卜行得今鄭州原武縣主

簿馮君期之婦二十四年有三男詵諗謂皇祐辛卯二
月以病卒於鄂州太平坊里第夫人敏於婦事晨興夕
退視烹溉治枲蠒箴級繡刺之文歲時剪刻繙縷花草
雜巧之物纖麗皆可喜姑夫人性高嚴家人不敢妄戲
笑而夫人以孝謹見愛時有所為諸婦皆記以為法荆
楚閭言家行者數馮氏繇夫人能將順於內也嘉祐八
年十二月甲子葬於河南府密縣義臺鄉某原初馮氏
之葬皆在長沙至翰林馮君乃遷其考秘書少監之喪

兆於河南幷夫人之喪祔於墓次翰林曰吾為稚兒時嫂撫我甚厚圖報不遂奈何幸為我以銘銘曰新壠之穹穹其兆於蓉耶𧦝然改窆不可久客耶魂氣無不之也果歸來乎此室也

職方郎中鮑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於某為外祖母夫人實有四女長適歸于我皇考祠部公次歸于故太常博士石亞之次歸于殿中丞馮安之次歸于殿中丞余孝恭夫人既終而求其銘

宜莫如其甥之爲詳也惟夫人之先蓋出於富春祖明
考易嘗仕於錢氏而無大顯者及錢氏入朝夫人之族
亦歸京師故夫人爲開封府人也夫人之治家專用仁
恕妾侍有過告戒之俾勿犯而已屏内不聞有鞭扑之
聲煞其歲時饗祀賓客之奉上下自相飭以趨事不責
而成雖嚴家未有過也職方公既有清名夫人亦能以
儉自律衣珥皆守舊法不爲時好改易其後遂常服大
疏袍日食一盂飯誦浮圖書用此終身焉享壽七十有

四以至和三年四月二十日卒即用其年九月十一日葬於杭州仁和縣廉讓鄉永樂里職方之塋次職方諱當字平子善為詩似韋應物世傳誦之號鮑詩人夫人亦好讀古史能疾書日草萬餘字見者不知其為婦人筆札也二子宗師杭州昌化令傳師睦州録事參軍夫人累封萬壽縣君銘曰佳哉山穴而中處惟是以為固是以為陳夫人之墓

副率府副率邵君墓誌銘

邵君諱某字某山陽人世為大姓而君疎簡獨喜書嘗挾其能不得施久之歎曰吾豈特坐靳此耶即捐其金數百萬願補縣官費廷議嘉之授右班殿直監金陵羅務代還改左班殿直關富陽稅會邑令數去君嘗攝領之磨心懇力愕愕見廉角潔厲明速往屈其前人治東諸侯交語爭薦之明道沛恩改右侍禁已而病顧所厚曰歸來乎淮上吾廬也以處以游烏能憒憒於此哉即日狀罷以副率府休於家未幾卒慶歷二年五月十有

三日也享壽五十有九曾祖某祖某父某晦德不仕夫人李氏子男更丕舉進士能充其科焉男孫詵詢詔詵粹敏強學亦舉進士更之子也以某年九月甲申葬於城南集下里先塋之次銘曰提提其翼飛之不遂也繩墨而斲之尚且及其試也穫者食其實惡知其不有待也

趙縣主墓誌銘

右領軍衛將軍贈右驍衛大將軍世安之女生十九年

而卒熙寧二年二月某日祔葬於河南府永安縣曾祖諱惟忠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祖諱從恪西染院使贈萊州防禦使東萊侯銘曰生而提提其儀窈兮未及以行倏其夭兮素車嘽嘽出都門兮萬世一夕歸九原兮

慎夫人墓誌銘

闕彥長喪其婦安陸鄭某往弔之彥長泣曰哀乎吾婦之亡也生無以與其榮今其死奈何幸子之來其丐我十

百字以銘其墟而塞吾之悲也其諾之明日彦長走僕持劄來曰吾婦慎氏年十七從其先君在蜀朞年喪其母及其先君獨與寡嫂孤居服喪因不能自歸吾之先大夫遇之哀其窮遂娶為吾婦為之盡挈其族歸之陳自吾婦之入門見其事舅姑日益恭曰猶我之先君夫人之在堂也其友娣姒必以禮曰猶我之姑姊妹之在室也遇闔試年昆季皆登科緑袍榮耀相先後獨吾為布衣吾婦未常以此自愧凡吾之奔走京師必資其衣

珥以行至所畜唯空篋亦未嘗有一言今吾晚得一第固不足以厚報吾婦遂不得見以死茲豈亦有繫於命也耶此吾所以重痛泣而哀之也某曰然吾聞夫人死二十餘日而彥長登科內外宗族皆來賀登堂相拜慶既而痛夫人之不克見也則又相與嗟語而戚戚涕洟於繐帷之前嗚呼是可哀也哉夫人卒年四十一其先君三衢祖守禮為吳越王婿入朝還於陳父暉吉太子中舍知嘉州洪雅縣子男二人女一人尚幼某年某月

日葬於杭州之錢塘縣某原銘曰不榮於生死而刻吾銘亦何為哉夫人

崔進士誌

進士崔著家於夷陵贈工部侍郎遵度之孫左侍禁仲求之子生四十一年至治平之乙巳三月壬午卒於江陵無室家以服其喪無子以主其祭斥其槖裝以葬之於北郭長林門外地衍而高增土三尺築垣以隱之植木以覆之荆州守鄭某鐫辭於石以誌之

墓表

贈工部侍郎楊公墓表

宣城楊君諱鎬字某祥符五年以布衣終於家其後十有八年子璵登進士第又三十有九年璵為光禄卿累贈君工部侍郎於是安陸鄭某為辭以表其墓夫公侯富貴之墟久而遂荒缺歲時不及卮酒之奠其盛衰孰與楊氏為多耶然而楊君布衣也其居鄉父母不以憂兄弟無失顏宗族相附以睦有不直於已未嘗與之取

勝質厚而樂易循循然蓋長者也其所履乃約乎己而已後世猶爾蓋久而顯則冠冕而德於民者其報施又何如也君之居宣城已三世矣其姓本出姬氏晉之賢大夫叔向食采於楊其子食我遂以為氏食我之滅子孫逃於華陰及河内馮翊至漢太尉震最顯唐之諸楊多出於關右君之曾大父某自湖州從事始徙於宣城生某某生某即君大父與考也君娶於章氏有二子璪顓於治家次即光禄也君之卒光禄無稚子葬君於宣

州之某縣某鄉既釋經幡然思有以顯其家世即自磨厲晝夜課文字遂登進士第歷隨信汞二州刺史善為治寬而不懈事雖百出徐為逆解之各中其脉理然世方以健悍搜抉為能其遺政美蹟獨三州之人於今語及之則躊躇而不忘也璪之子咸允俱進士光禄之子觀壽州司理叅軍履太廟齋郎渙郊社齋郎某某亦進士綠綬逶迤相踵於其家亦可謂蕃矣令格五品得立螭首碑是宜譔其美實以刻之石俾宣城之人來觀者

有以為榮也曰此吾鄉君子之墓也其相與勉於善則

又曰雖有德而不享其後世乃有如楊氏之盛乎

鄖溪集卷二十三

宋 鄭獬 撰

五言古詩

雜興三首

女媧鍊五石上補天之缺如錮黄金液萬古無由裂堯舜首制度巨防高巇崾後世日破穿通為萬鼠穴譬彼果蓏蟲熟爛恣攻嚙豈無良工手一起為施設非若天之難前輩有夔禼苟或不關心女媧亦為拙

塊泥封兩耳師曠亦為聾離朱揑兩目觸面不得通折弓斷其臂安得為逄蒙白日照六合光耀當天中茍為物所蝕覷齒猶成童君子誠其意黙通大化工所以虞舜明不在雙重瞳
秦皇按長劍殺人如刈草何獨李斯輩竟以丞相老漢元服儒衣叔諫如蓄寳何獨蕭望之誅鉏恨不早滄海飛天波枯澤淤行潦劉累嬰其喉蛟龍不為暴魯士固多賢親師仲尼道至於出處間惟有顔生到

感秋六首

落日在高木輝輝淡秋容白雲起天鏡飛去忽無蹤雨鮮爛漫紫幽徑誰相從孤處如有根糾結生心胸良時忽已晚撤耳過晨鐘事業餘濩落撫已真何庸投箸不能食却立倚長松酒敵百萬兵此憂不可攻

短松青鐵幹董董三尺餘花實少姿媚獨與寒心俱暴霜時侵凌奮怒張雄鬚長楸擁腫材旁蔭可容車秋風一夕來解剥惟朽株物性在堅柔何必長短殊楸葉已

泥滓松幹猶青膚無煩問高下且辨榮與枯

我思洞庭橘赤金三寸圓磊落火齊珠綴樹團紫烟病

肺燥不治噓吐氣欲燃玉醴埋九地鑿井不得泉我欲

涉洞庭採橘秋雲邉駭浪破我舟蛟龍怒騰騫安得萬

里風吹落墮我前

日車輾東井一陰穿土生死草出飛火殺機從此萌況

及八月秋大昴騰光精氣勢日發厲乾坤露崢嶸萬木

赤立死百蟲相弔鳴菲菲黃菊花幽叢發孤英採擷對

樽酒悲歌不能傾所悲陽德消日與羣陰爭
林杪一蟬噪翛翛涼風來清響斷復連裂耳增餘哀浩
露洗明月珠樹涼璀璀蛻飛各有時詎能人力裁儒生
守文字舌腐猶蒿萊空腸貯古書獨立誰為媒咄哉丈
夫氣胡為久徘徊
軒軒蒼角鷹殺氣凌高秋一息一萬里獨與長風遊獵
騎走霹靂落臂無虛投古塚白鼻狐立死不得留飛霜
未殺草擁翅寒胡愁畜力以待奮仁如林中鳩今茲順

天誅狡穴破姦謀美哉青骹姿識時誰與儔

秋聲

蚯蚓如嗜管逢時土中鳴秋蟬抱枝死不敢鼓秋聲聽者何無厭忽如鳴秦箏大雨漂九土曠蕩空太清

四次嬀川大寒

地風如狂兕來自黒山旁坤維欲傾動冷日青無光飛沙擊我面積雪沾我裳豈無玉壺酒飲之氷滿腸鳥獸不留跡我行安可當雲中本漢土幾年遭殺傷元氣遂

隮裂老陰獨盛强東日拂滄海此地埋寒霜況在窮臘後墮指乃為常安得天子澤浩蕩漸窮荒掃去妖氛俗沐以楚蘭湯東風十萬家晝樓春日長草蹈鄒靴綠花入羅衣香行人卷雙袖長歌歸故鄉

大寒呈張太博

寒風怒蓬勃排戶入吾室沙灰漲天黑白日赤黃色挺衣擁肩坐心脾寒慘慄須臾天氣變陰黮如塗漆跳空雨雹飛四走珠璣出螯子方歎驚共怪天公逸先生携

書來昂頋杖飛策乃召二三子環坐與之席呼童令取
酒盤飣雜梨栗酒行寒氣除春陽生四壁先生説大義
馳騖何纎悉洞徹人精神兩耳飛霹靂老語植根節九
牛不可屈堯眉與舜目緬若曾相識如當夜黒中光耀
見赤日退思聖賢業所積在劘刷韋皮晝山龍塊泥亦
瓦礫人固有識智非如物之植而不自刻若晝夜如刀
尺年齒方壯健男兒宜努力方今太平民尚未獲蘇息
誰能拱兩手看人樹勲績

迫晚風雪出省詠張公達紅梅之句

雪花陣路飛飄濕紅杏韉歸馬碧蹄疾踏破白玉田攬轡獨長想物境真可憐朝紱未掛身豪逸倚少年結客上高樓珠箔遮碧天燒酒紫煙沸割炙白膏鮮美人挪素手笑弄琵琶絃醉眼生亂雲不省到家眠俊遊或如失倒指還摻然薄莫出華省下馬燈已燃强笑破老顔寄恨揮華箋翫世張公子嗜酒真神仙拋擲詠紅梅負伊清樽前公達詩云紅梅花下一樽酒拋擲清香是負伊再讀再三歎心斷空

悄悄起予如蠒絲織愁成短篇

雷震

四月老陽盡蟄雷方發聲七月連大雨礙天三日鳴夜或發狂震卧者皆起驚奔電曄然作忽如烈火明高樹大百尺霹倒燒其根往往光曜中時見怪物形飛雹大如指萬弩相奔傾椎擊鳥雀羣掩地交縱横雷者主號令爲天之常經奮豫既過時及此何匃訇無乃號令失安得四時平春秋書震電推之在五行天道儻可信使

我心不寧

冬日同仲巽及府寮遊萬壽寺魚有龍山之約

峻阜如蟠虹蓄泄氣象靈紺宇隱紅樹繚若畫在屏騰騎轉城角沙步俯回汀野寺對寒水白壁敞雲扃嶮深松桂黑地古莓苔青朱橋擁繁梢懸綴黃金鈴橫梯出虛閣古像銅青熒眺聽揖秋境豁露無藏形清氣换俗骨蕭爽毛髮醒汲泉煮露芽却坐竹間亭高談落四座金石朗衆聽脫落見逸調驟如馬在坰眇然遺組紱太

山一浮萍落景不我顧簷角出寒星燕客未渠央歸鞍安得停歲宴幸豐樂楚人飽且寧蟋蟀刺褊陋及時灑子庭傳聞落帽山風凉久凋零已釀白玉泉連車載百缾行期一佳賞相與快煩寘

直宿省中

娟娟海棠花小蘂春來瘦斑斑青竹枝踈葉未生就碧砌畫欄干雨斷黄昏後厭酒未能眠時拾殘花嗅

奉使過居庸關

鐵山五十里猰獸不能踰兩壁如夾城行人貫衆魚巨
闗隔元氣寒暑南北殊一夫扼其鍵萬馬不能趨石氏
窺三川荒唐誰與謨不能仗大義割地事匈奴封樹未
拱把敵騎已長驅後嗣竟銜璧白衣拜穹廬自此失天
險一柱折坤輿世宗有英氣手摭崑崙墟闗南下六城
卧病歸東都太祖得天下僭竊即為誅右顧取蜀漢左
顧平荆吴欲藏百萬縑萬里購頭顱可用一赤組坐使
縛單于竒策秘九地白日忽西徂壯士折其弓慟哭望

踢湖先帝務養民束箒不忍除歳時遺繒絮天府藏丹書桑柘入燕山牛羊卧平蕪我行謬使節蹈氷出中塗路傍二三老幅巾垂白鬚喜見漢衣冠叩首或欷歔不能自拔掃百年落鬼區天數終有合行上督亢圖酹酒弔遺民淚濕蒼山隅

湖上

秋影落西湖渌波净如眼摇船入芰荷船裏清香滿花深不見人但聽歌聲遠還從過船處折倒青荷傘為採

秋芳多不覺飛霞晚田船未到堤更引金蓮盞

湖上遇雨

老龍怒相搏快雨忽噴灑天公白羽箭竦竦射萬尾電眼窺人屋狂雷震欲下直疑惡溪山掃除重造化頃之蒼雲裂天光出縫罅變怪忽寂寥乾坤似新畫秀靄翠堪包清風健可跨林影走羣龍溪聲回萬馬更無一塵飛清光熨平野沙路净無泥侵凉宜早駕高堂應念歸屈指期到舍

入采石

始飲秦淮水已湔京洛纓自嫌塵土迹恐汚江山清太虗淡秋影霜物尤踈明擬問白雲公貰此秋𡵨耕

汴河曲

朝漕百舟金暮漕百舟粟一歲漕幾舟京師猶不足此河百餘年此舟日往復自從有河來宜積萬千屋如何尚虗乏僅若填空谷歲或數未登飛傳日逼促嗷嗷衆兵食已憂不相屬東南雖奠安亦宜少儲蓄奈何盡取

之曾不留斗斛秦漢都關中厥田號衍沃二渠如肥膏
凶年亦生穀公私富囷倉何必𡙡珠玉因以轉實遏遏
兵皆飽腹不聞漕汴渠尾尾舟銜軸關中地故存存渠
失淘斸或能尋舊源鳩工鑿其陸少緩東南民俾之具
饘粥茲豈少利哉可為天下福

寄題辰州沅陽館

張侯守辰溪作館清溪上峻趾擁崇岡跛海鼇足壯石
磴盤山回遊人出屏障林壑互蔽虧昏明各異狀辰溪

俯洞夷登臨少佳況不知自何人於此廢真賞霆池失蛟龍破屋藏魍魎如持萬黄金棄之在汚壤張侯一芟掃耳目復清曠坤倪伏詼譎閃倏見氣象素壁照清秋簷牙屹相望啼鳥共徘徊飛雲自來往擕罇聽鳴泉便可傾佳釀煙披舞袖潤谷應歌聲響客醉未容歸明月纖纖上幽懷儻自得所適即為放兹地雖陋僻境静猶足尚壯士偃旗眠落日惟樵唱緩帶一來遊清風日蕭爽

戍邕州

兵符下西州將軍催部伍鳴鑼張大旗早發邕州戍家家送出城走哭遮行路邕州萬里餘北人那可去毒草見人揺雄虺大如樹二月瘴烟發薫蒸劇甑釜病者如倒林十纔起四五偶有脫死歸扶杖皆病僂逃生既不暇安能捕寇虜跳踊一蠻來取之易攫鼠顧彼有土人揮金可召募狃練得精卒亦足為爪距妻兒蓄里閭於心必愛護較之勇怯間相去猶豚虎一朝有緩急伸縮

用臂肢何必遣戍兵斵觫就死所願留中州人無填嶺南土

留侯廟

留侯仗奇策十年藏下邳徂擊秦始皇獨袖紫金椎兹為少年戲聊夸游俠兒退學黄石書始見事業奇兩龍鬭不解天地血淋漓攝袖見髙祖成敗由指麾重寳啗諸將嶢關遂不支斥去六國謀輟食駡食其卒言信布越羽以為騎馳餘策及太子四老前致詞立談天下事

坐作帝王師功名竟糠粃撥去曾亡遺往從赤松遊世

網不能羈韓彭死鐵鉞蕭樊困囚縶㷀辱兩不及孤翮

愈難追陳留本故封道左空遺祠兩鬼守其門帳坐盤

蛟螭感靈動風雲飄爽回旌旗我來謁祠下文章竟何

為長嘯咏高風三日不知饑

遊清凉寺

野思不可收瞥若孤雲生船頭揀芳草閑蹋飛花行

春江摇夕陽緑波鱗鱗明更欲待潮歸高城聞鼓聲

夜半

夜半羣動息高車始停輪白日若不没役死天下人黄金埋九地家家惡賤貧安得充所欲不蹈通衢塵

記夢

赤城老仙翁面發日月華獨立石巖下手把蟠桃花授我碧簡文竒篆蟠丹砂讀之不可曉翻身淩紫霞

蘇刑部自湖北移漕淮南

先公道義交晚得蘇公佐俾予往拜之兄事安敢墮漂

忽十五年日月如旋磨近佩荆州符吏牘方自課蘇侯乃外臺庛幾容謬懦若獲巨木陰似翳桑下餓相約待秋深事隙得高卧風灑渚宫凉碧溪絶塵涴穿林或倦行拂石還分坐夙懷詎髣髴幽事信坎坷除書走馬來摃節長淮左嗟予踽踽遊有唱期誰和楚老遮郡門扳留知不可别酒雖無懽歸帆幸少垛蘇侯賢大夫歷數今誰過議論抵廟堂有力莫能破挺如白玉圭稜角不可挫大匠斲明堂宜居左右个猶馳使者車挾策均萬

貸淮人久焦枯蘇息在欬唾傾酒吐長言遥為淮人賀

送呂稚卿郎中奉使江西

赤蛟卧淺水頭角不可藏天公果見之叱起南山傍吴儂蓄奇才投刃誰能當百吏如羣鶵簿領埋屋梁據案即時決睥子愈精光不試巨鰲足包裹百鍊鋼如何若漫浪華省亦為郎日署百十字支頥對修篁酒醒晚意悶睡美春味長閟甚却索寞相遇必壺觴平子亦疎放爾我兩相忘君領勾院事絶簡與予友張公達為隣舍尊酒過從相得甚樂也昨日鳳

凰下詔書五色行特賜黃金魚付以十州强江山亦畏
威指顧隨低昂乃知飛龍廐放出真乘黃一秣一萬里
爭路看騰驤此行況秋色碧江襟袖凉啄黍黃雀肥鮒
魚如截肪頤加數匕飯以慰長相望

送元待制絳知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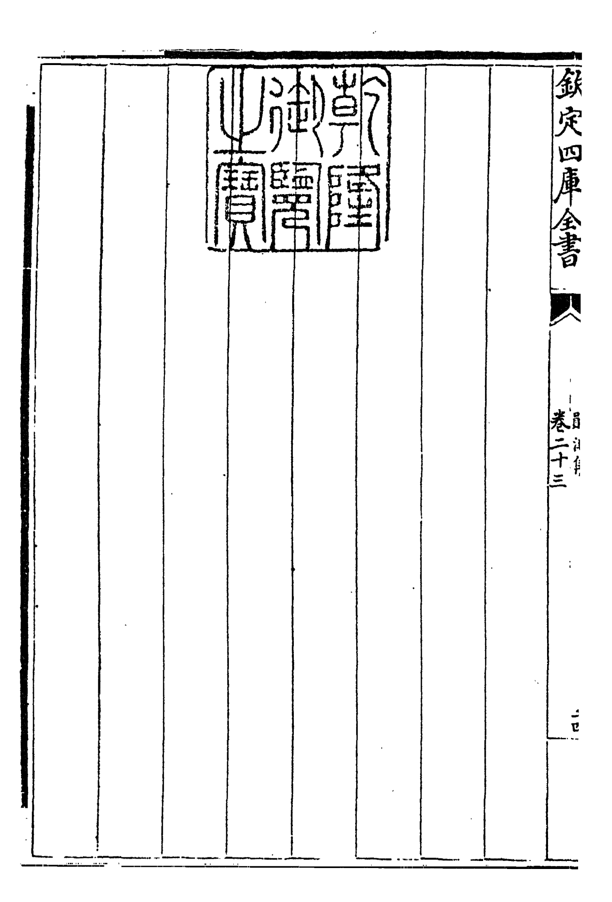
常公廊廟姿龍節殿南區鑿開文章源儒學比蜀都儀
儀天章老秀色發東吳相望三百載還擁朱轓車風帆
入天境雲際如飛鳧到郡省風俗少任使君旟邦人愛

文字小吏亦詩書歐生死北土仙山失璠璵魁恠遂横行聖人恐奪朱顔公正禮法引之君子塗騤騤萬馬羣必有真龍駒它時楊得意自可薦相如

送岷山楊道士遊廬山

獨鶴志萬里不肯安故林排翮下岷山浩蕩窮幽尋初來識京師魏闕欝蕭森講書勤萬乘賜服照華簪羣公作詩贈却轉清淮潯振策寄靈隱採芝宿孤岑明月落西湖頹洞萬頃金遂斷浙江潮噴薄白日陰芙蓉滿越

國耶溪秋水深欲追二老迹赤城窈嶔崟海月入長嘯
山風吹醉襟回橈姑孰溪相逢慰予心緑髮頎而長蕭
灑見球琳共飛秋浦帆飄若雲間禽拾我入廬阜烟蘿
極登臨瀑布瀉天來飛雪寒涔涔手攀清桂枝側聽白
猿吟倚石讀周易臨流揮素琴於此可忘老身世隨浮
沉若見荊州客爲傳金玉音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鄖溪集卷二十四至二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馬履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録監生臣張曾墰

謄録監生臣范維城

謄録監生臣卞爾巖

鄖溪集卷二十四

宋 鄭獬 撰

五言古詩

陪程太師宴柳湖歸

鳴珂曉日動畫旗春風斜馬跡碧玉砧踏破黃金沙夾路盡高柳屹如紺壁遮草軟藉遊人樹暖啼嬌鴉長湖畜元氣飛亭揷蒼霞開罇適逸調笑言醉方譁人意重於春酒香濃勝花所嗟無壯士挽住白日車上馬橫馱

歸不省歸到家淮陽有此境足為天下誇要路諳機穽
狺狺爭齒牙顧公且留鎮所得惟無涯卷袖倒大白秀
髮欹烏紗時與東風期一來賞春花

春日陪楊江寧宴感古作

昔聞顏光禄攀龍宴京湖樓船入天鏡帳殿開雲衢君
王歌大風如樂豐沛都延年獻嘉作邈與詩人俱我來
不及此獨立鍾山孤楊宰穆清飈芳聲騰海隅英寮滿
四座粲若瓊林敷鷁首弄倒景蛾眉掇明珠新絃采梨

園古舞嬌吳歈曲度繞雲漢聽者皆歡娛雞棲何嘈嘈
沿月沸笙竽古之帝宮苑今乃人樵蘇感此勸一觴願
君覆瓢壺榮盛一作盛時當作樂無令後賢吁

稚卿約郭外之遊

舉世尚刻飾超時獨放達醉眼掛飛雲孤心貯明月大
匠坐高堂羣材就剞劂梗楠即赤霄容此蟠根屈平明
萬馬趨玉鎖開雙闕晴雲暖不收飛遶龍旗濶堯眼八
采眉下燭天光發鸞鵠出閶門穩路平沙滑籯頷見春

輝竹陰揺省闥萬事攬乾坤紛紛卷巾髮安得黄金篦靜把塵相刮屈指待春遊烟沸喉咽渴擁樹雪花消中庭潤於潑臘酒寒末壓玉醅猶可撥東風自愛花已入香梢活醉友好相尋烟郊緑如抹無為世網牽直把名韁脫白浪漂山來意在秋毫末險徑雖可通騂騮中一跋兩耳厭俗論乍喜春泉聒躍馬擕金樽風雨不可奪

懷顧子惇

託身事權門譬如狎彫虎餧之得其欲弭首逈無怒苟

或咈其心膽爪必傷汝權門愛曲從破殼出毛羽一語不相酬隨手覆塵土禍福非不明焦爛猶奔赴聳動會稽山山前有直路鑄金不作鈎斷木寧為矩終歲守衡茅藜藿甘辛苦

贈朱省郎

蕭灑不羈性本自出塵埃棄去萬物累健翅天地回白髮朱省郎巀業稱高才春風如故人昨日天涯來置酒畫堂晚勸我白玉杯調笑脫俗態高談若風雷歸來碧

寒靜殘照寒徘徊豈知丈夫志力劈青雲開孤坐淚橫
臆慷慨無良媒世事如轉蓬竟日千萬回捩翅凌赤霄
欲拉高山摧誰可料前途使我孤心哀

送方元忠

京師惡塵土兩足没至踝狂風暴然作塞天赤如赭事
牽或出門復又無驢跨垢汗黏透衣留遲固不暇走歸
掃一室凉泉急傾灑琢琢客扣門置帽嬾出迓呼童揖
客進客語驚隣舍自夸已得計歸舟即日駕風塵久猒

苦喜此脫去作淮影貯蒼山飛峯皆倒掛霜月秋暉明乾坤㬋圖畫往往窮谷間賢豪伏其下去而從之遊精麤得陶冶剖發露光鈋爬羅無縫罅豨膏滑兩軸直縱飛黄靶庶以卒吾業孰能籌周搭余云予語健決去不可且伊昔同壯遊清罇回屢把病酒常至午醉歸每及夜朋輩俱飲豪斗酒快一寫窮甚或見怜怪極亦遭罵爾來五六年退縮但嗟訝老意漸相期懼心早已謝買得東皐田東衣即歸稼篳筍茍非道萬石安能藉期予

在高秋行當秣吾馬

夜坐寄正夫

月落如玉虹飛過梧桐枝開懷待歸風如與佳人期白雲嬌婑嫷綠樹涼參差安得餌瓊華慰此終夕饑

扶溝白鶴觀有蘇子兄弟贈黄道士詩二闋縣令周原又以三篇紀之邀余同作

道士黄初平愛酒老不衰二豪留醉墨蕭洒白雲辭流鶯境寂寞無復落花枝空餘鳳凰字猶得周郎悲

哭渭夫二兄

生平抱直氣鬼神不敢干乃從異物化使我涕泗瀾昔之初拜兄申申從太原府公頗好事鑿地種琅玕築學百餘室吾徒得所盤嘈嘈誦古書隣家嫌聒煩間日課辭章據義相譏彈兄時處乎中沭沭如長竿負氣頗剛簡未嘗媚語言與衆不相合節角難為刓而獨顧我喜謂如椒在蘭璞玉逢礪石圭璧不為難離合雖屢更於義則相完應舉來京師羈旅誰為歡授篋寄兄舍乃同

在家安我常劇醉歸吐嘔几席閒獨兄在我旁撫眡夜不眠雖非共飽乳此意何踈親向雖聞兄病已云不能飡日惟飲醇酒無乃酒為患昨暮得報書遂死不復還擲書一痛哭痛甚連心肝恨我有此身不生雙羽翰摶風一飛去瀝酒哭其棺起坐空嘆泣偪臆何由寛攬筆作此詩顛倒不成篇焚之寄地下兄乎其來觀

送趙書記赴闕

草頭烟霏霏草影揺斜暉殘花猶綴枝故人何日歸不

惜殘花飛惟惜故人稀酒到君莫辭淋漓從滿衣

勉陳石二生

精金埋深山鑿土不難得大貝貯蒼海破浪亦能識山趨猛虎穴海入長蛟室必意往取之投軀不少惜仁義藏遺書堯孔聖人迹不覿不知道觸塗暗於漆上無猛虎畏下無長蛟逼汚辱不及身燦燦嵬山壁金貝豈飽腹盜竊恐易失纍纍畜滿家僅能一身佚孰謂遺書貧猗頓莫能易其源固不貲可爲天下澤二子齒甚少蚤

莫宜加力剖剥見光鋩拄天一千尺勿逐籬下雛自跨
鳳凰翼雄聲落衆耳白日飛霹靂偏親况在堂雪縷初
垂白泪眼望榮歸一書千萬億夜燈綻寒衣秋風吹素
壁胡為不奮飛跳躍在泥磧北闕掛賢科將相嘗曾歷
五犆噩巨鉤往往長鯨食學飽遂騫翔青雲無物隔右
顧玉堂人左揖金鼎客廣庭羅鼓鍾朱門畫幡戟歲時
獻親壽腰金光照席慈顔春雲披此樂直無敵是為烈
大夫後世稱盛德榮辱固在人孰云非我職

別小女

一別寸腸破再別玄髪衰人生無百年那堪長別離萬事從委蛻漆園眞誕辭去去復何言東風雙淚垂

詠竹寄元忠

寄臥丞相廬東軒富脩竹如對古賢人高標鎮浮俗露氣沃人清烟色沾衣緑丹鳳何時來瘦損琅玕玉

對雪寄一二舊友呈張仲巽宗孟運判

少年喜風雪走上百尺樓買酒不論錢貰却紫貂裘相

從盡豪客樓下繫紫騮雄心視宇宙萬事葉沉浮欲騎
鳳凰去肯顧萬戸侯誤奏上林賦白衣對冕旒一釣滄
海空遂跨六鼇頭去年辭紫微龍節得荆州渚宫美遊
觀絳帳壓清流風雪不異昔亂眼玉花稠日月翻兩車
俄驚十五秋故人如飛雲零落不能收老意雖未伏酒
量已難投弔影對明燭金樽誰獻酬隔年得一書何足
解沉憂安得縮地術來此醉相留故人不可見敢忘貧
賤遊

答吴伯固

伯固讀我詩掉頭吟不休明日踵我門作詩還相投初讀頗怪駭如録萬鬼囚筆墨又勁絶湧紙花光流想其揮掃時天匠無雕鎪倒下百篋珠滑走不可收嗟余文守拙瑕纇多瘡疣迺如醜老婦見此明鏡羞美言反見誦倫擬非其儔扶樹腐木茂使之淩崐丘又欲唱其宫使我商以謳相搏如風雷直與郊愈侔兮趨則甚易於我寧得不力敵氣遂作聲應律乃酬譬如楚漢翁畫地

爭鴻溝我才非予對何足當戈矛幸子時見過高吟消百憂

酬王生

兩日立我門再拜求我詩我詩非美粟安得充君饑十年誦周易濫腹文王辭文王不可見使我空涕洟

客舟

滄江落日動宿鳥歸故山託巢在高木朝去夕必還客舟逐南風大雪留楚關何日掃吾廬種秫鄖溪間

陳蔡旱

萬頃無寸苗旱氣白於水桑葉虫蝕盡蠶未三眠起挽舟如挽山何緣出泥滓滯寃何足言耕夫將餓死

村家

臨水夾疎篁蕭然一環堵稚子戲芳草小婦舂黄黍為生雖甚微猶足安吾土應笑馬上人衣濕朝來雨

收麥

小麥深如人瀰漫不見地一苞十餘莖一莖五六穗實

粒大且堅較歲增三倍芟穫載满車纍纍犢銜尾大挈
置之場龍蜓丘陵起婦姑趂天色撲扶喧隣里貧者擔
其餘翁嫗攜穉子農家兹有獲卒歲可無餒去夏水漂
屋汨竄幸不死以得補所失囷圌可儲峙云問麥之收
豐飽何因爾得非長官賢政化順天理無乃農夫勤蚤
莫事耘耔兹蓋天公仁雨澤以時至消滅賊與螽隴畝
皆稠穊嗟嗟爾之民無忘天公賜

羌奴

豢飽則蹄齧羌奴敢肆行蚊虻失驅逐螻蟻遂縱横古先謀士帥令誰可將兵廟堂攬羣策還許訪書生

古井

百尺青梧桐下有寒泉井分明古鏡中照見梧桐影朝汲水花清暮汲水花冷頗持沆瀣盃遠寄蓬山頂

老樹

老樹十百圍赤日不滿影廟貌畫鬼神睒閃見光景閭里頗驚動豚壺日叩請小巫口唫呀祝奠屢折罄安敢

議剪伐惟恐羅宂青烏雀不敢巢繁陰實脩整豈有物所憑陰姦設機穽吾聞夏后氏液金鑄九鼎窟穴盡發露夔羊昚遠屏自從九鼎亡草木亦有幸

松竹

鉏蘭種松竹意嫌蘭易衰土氣不變惡物性先自欺勁竹見破節直松生曲枝嗟嗟松與竹空使幽蘭悲

菊

菊花初抱葉始見春光來綠蓓今著花又見秋風回高

天不容土白日安可栽一世如大瘧寒暑還相催使我
明鏡匣羞爲蒼顔開流年可奈何獨有金螺杯開秋無
丈尺付與令剪裁況兹佳節近秋日宜樓臺菊花又容
開爛若金縷堆如何不自樂行繞空徘徊秋風不惜花
即見飛蒼苔惟此一樽酒萬事皆塵埃

瘦馬

瘦馬如束薪寒沙粘綠髮我非九方臯謂有大宛骨渴
引寒泉飲饑剪青芻秣如何得甘豢輒爾事蹄齧朝來

試錦韉銜踏行步淵起立高於人一頓金羈脫圉人雖有恩亦懼來奔蹶古稱去害羣吾寧痛鞭撻咄哉爾何心無乃忘本末

慈烏行

鵶鵶林中雛日晚猶未棲口銜山櫻來獨向林中啼林中有鵶父昔生六七兒一朝棄之去空此羣雛悲意謂父在林還傍前山飛山中得山櫻欲來反哺之繞林復穿樹疑在葉東西東西竟無有還上高高枝高枝僅空

巢見此涕沾衣復念營巢初手足生瘡痍朝飛恐雛渴暮飛恐雛饑一日萬千回日日銜黍歸令我羽翼成反哺方有期如何天奪去遂成長別離山櫻正滿枝結子紅琲肥而我不得哺安用自啄為嗟嗟我薄祜哺之固已遲尚有慈母恩羣雛且相隨

蝦蟆

積雨腐萬物吾廬亦頽壓蝦蟆何無厭短腹猶呼渴吾欲攜兩股擲之滄海濶懼其渴太甚跳去食明月

題杭郡閣　案此首從玉壺清話補入

雨影横殘虹秋容映陰日寒江帶暮流曉角穿雲出峰藏翠如織宿鳥去無跡封書寄所懷聊託金門翼

採凫茨　案此首從宋文鑑補入

朝擕一筐出暮擕一筐歸十指欲流血且急昨前饑官倉豈無粟粒粒藏珠璣一粒不出倉倉中羣鼠肥

故人梁天機家岢嵐即五臺山之南也余馳使雲中道出山後跂望不及因成拙句以寄之

君家在山南我行在山北山如碧連城千里萬重隔我行君不知乘氷赴異域異域無春風未晚日先黑思君應在家游行甘眠食復恐為鴈書去謁天子國寒雲在山頭應見真消息我欲訊寒雲雲飛攀不得我馬不行空如何度山側相望兩不知立馬情何極